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八十八

林瑞翰註

晉紀十 起女代 潞 遼 昭陽 作 顯凡二年（壬申）至癸酉，西元三一二年至三一三年）

孝懷皇帝下

永嘉六年 西元三一二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漢呼延后卒，諡曰武元。

（二）漢鎮北將軍靳冲、平北將軍卞翊○寇并州。辛未（十九日），圍晉陽。

（三）甲戌（二十二日）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、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，中軍大將軍王彰、中書監范隆、左僕射馬景女皆爲夫人，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，皆金印紫綬。聰將納太保劉殷女，太弟又固諫，聰以問太宰延年、太傅景，皆曰：「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，與陛下殊源○，納之何害？」聰悅，拜殷二女英、娥爲左右貴嬪，位在昭儀上。又納殷女孫四人，皆爲貴人，位次貴妃。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，聰希復出外，事皆中黃門奏決。

（四）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，自號楚公，寇掠荆土，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

曾爲竟陵太守。曾勇冠三軍，能被甲游於水中。

(五) 二月，壬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(六) 石勒築壘於葛陂^③，課農造舟，將攻建業。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，以鎮東長史紀瞻^④爲揚威將軍，都督諸軍以討之。會大雨三月不止，勒軍中飢疫，死者太半，聞晉軍將至，集將佐議之。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，求掃平河朔以自贖，俟其軍退徐更圖之。勒愀然^⑤長嘯。中堅將軍^⑥夔安請就高避水，勒曰：「將軍何怯邪？」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，斬吳將頭，據其城，食其粟，要以今年破丹楊，定江南。勒笑曰：「是勇將之計也^⑦！」各賜鎧馬一疋，顧謂張賓曰：「於君意何如？」賓曰：「將軍攻陷京師，囚執天子，殺害王公，妻略妃主，擢將軍之髮，不足以數將軍之罪^⑧，奈何復相臣奉乎？去年既殺王彌，不當來此。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，示將軍不應留此也。鄴有三臺^⑨之固，西接平陽^⑩，山河四塞，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，河北既定，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。晉之保壽春，畏將軍往攻之耳！彼聞吾去，喜於自全，何暇追襲吾後，爲吾不利邪^⑪？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，將軍引大兵向壽春，輜重既遠，大兵徐還，何憂進退無地乎？」勒攘袂鼓髯曰：「張君計是也。」責刁膺曰：「

君既相輔佐，當共成大功，奈何遽勸孤降？此策應斬，然素知君怯，特相宥耳！」於是黜膺爲將軍，擢賓爲右長史，號曰右侯。

勒引兵發葛陂，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，遇晉運船，虎將士爭取之，爲紀瞻所敗。瞻追犇百里，前及勒軍，勒結陳待之，瞻不敢擊，退還壽春。

(七) 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，加儀同三司。聰從容謂帝曰：「卿昔爲豫章王，朕與王武子^⑤造卿，武子稱朕於卿，卿言聞其名久矣，贈朕柘弓銀研^⑥，卿頗記否？」帝曰：「臣安敢忘之？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。」聰曰：「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？」帝曰：「大漢將應天受命，故爲陛下自相驅除，此殆天意，非人事也！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，九族敦睦，陛下何由得之？」聰喜，以小劉貴人妻帝，曰：「此名公之孫也，卿善遇之！」

(八)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，三月乙未(十四日)，漢兵敗走。卜瑒之卒先奔，靳沖擅收瑒斬之。聰大怒，遣使持節斬沖。

(九) 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^⑦二女徵光、麗光爲貴人，太后張氏之意也^⑧。

(十) 涼州主簿馬飭說張軌，宜命將出師，翼戴帝室，軌從之，馳檄關中，共尊輔秦王

；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，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、武威太守張興帥胡騎二萬，絡繹^㊸繼發。

(十一) 夏，四月，丙寅(十六日)，征南將軍山簡卒。

(十二) 漢主聰封其子敷爲渤海王，驥爲濟南王，鸞爲燕王，鴻爲楚王，勸爲齊王，權爲秦王，操爲魏王，持爲趙王。

(十三) 聰以魚蟹不供，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^㊸；作溫明、徽光二殿未成，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；觀漁於汾水，昏夜不歸。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：「北觀陛下所爲，臣實痛心疾首。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，思晉之心猶盛，劉琨咫尺^㊸，刺客縱橫，帝王輕出，一夫敵耳！願陛下改往修來，則億兆^㊸幸甚！」聰大怒，命斬之，王夫人^㊸叩頭乞哀，乃囚之。

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^㊸，三日不食；太弟乂、單于榮與欒切諫。聰怒曰：「吾豈桀紂？而汝輩生來哭人。」太宰延年、太保殷等、公卿列侯百餘人，皆免冠涕泣曰：「陛下功高德厚，曠世少比，往也唐虞，今則陛下^㊸，而頃來以小小不供，亟斬王公^㊸，直言忤旨，遽囚大將^㊸，此臣等竊所未解，故相與憂之，忘寢與食。」聰慨然曰：「朕昨

大醉，非其本心，微公等言之，朕不聞過。」各賜帛百匹，使侍中持節赦彭曰：「先帝賴君如左右手，君著勳再世，朕敢忘之？此段之過，希君蕩然⑤，君能盡懷憂國，朕所望也！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，後有不逮，幸數匡之！」

(十四) 王彌既死⑥，漢安北將軍趙固、平北將軍王桑恐爲石勒所并，欲引兵歸平陽。軍中乏糧，士卒相食，乃自碻磈津西渡。劉琨以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，桑恐演邀之，遣長史臨深⑦爲質於琨。琨以固爲雍州刺史，桑爲豫州刺史。

(十五)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，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，驅掠士女八萬餘口犇于平陽，秦主業自雍入于長安。五月，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，行大司馬。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洛⑧，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。會祗病薨，城陷，粲遷祗子孫⑨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。

(十六) 六月，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，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，聰不得已許之，英尋卒。

(十七) 漢大昌⑩文獻公劉殷卒。

殷爲相，不犯顏忤旨，然因事進規，補益甚多。漢主聰每與群臣議政事，殷無所是非，

群臣出，殷挽留爲聽敷暢條理，商榷^⑤事宜，聽末嘗不從之。殷常戒子孫曰：「事君當務幾諫^⑥，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，况萬乘乎？夫幾諫之功，無異犯顏，但不彰君之過，所以爲優耳！」官至侍中太保，錄尙書，賜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乘輿入殿，然殷在公卿間，常恂恂有卑讓之色，故能處驕暴之國，保其富貴，不失令名，以壽考自終。

（一八）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爲車騎將軍，彭城王翼爲衛將軍，並典兵宿衛，高平王悝爲征南將軍，鎮離石；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，築西平城^⑦以居之；魏王操爲征東將軍，鎮蒲子。

（十九）趙固、王桑自懷求迎於漢，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，未至，長史臨深、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。固隨疵而西，桑引其衆東奔青州，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^⑧。桑將張鳳帥其餘衆歸演。聰以固爲荊州刺史，領河南太守，鎮洛陽。

（二十）石勒自葛陂北行，所過皆堅壁清野，虜掠無所獲，軍中飢甚，士卒相食。至東燕^⑨，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^⑩，將濟河，恐冰邀之。張賓曰：「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^⑪，宜遣輕兵間道襲取，以濟大軍。大軍旣濟，冰必可擒也。」秋，七月，勒使支雄、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，取其船。勒引兵自棘津^⑫濟河，擊冰，大破之，盡得其資

儲，軍執復振，遂長驅至鄴。劉演保三臺以自固，臨深、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。

諸將欲攻三臺，張賓曰：「演雖弱，衆猶數千，三臺險固，攻之未易猝拔。捨而去之，彼將自潰。方今王彭祖^⑤、劉越石^⑥，公之大敵也，宜先取之，演不足顧也。且天下饑亂，明公雖擁大兵，遊行羈旅，人無定志，非所以保萬全，制四方也。不若擇便地而據之，廣聚糧儲，西稟平陽，以圖幽并^⑦，此霸王之業也。邯鄲^⑧、襄國^⑨，形勝之地，請擇一而都之。」勒曰：「右侯之計是也。」遂進據襄國^⑩。賓復言於勒曰：「今吾居此，彭祖、越石所深忌也，恐城塹未固，資儲未廣，二寇交至。宜亟收野穀，且遣使至平陽，具陳鎮此之意。」勒從之，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，壁壘多降，運其穀以輸襄國；且表於漢主聰，聰以勒爲都督冀、幽、并、營四州諸軍事^⑪，冀州牧，進封上黨公。

（二十一）劉琨移檄州郡，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。

琨素奢豪，喜聲色，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，琨以爲晉陽令。潤驕恣干預政事，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，且勸琨殺之，琨不從。潤譖盛於琨，琨收盛殺之。琨母曰：「汝不能駕御豪傑，以恢遠略，而專除勝己，禍必及我。」盛子泥奔漢，且言虛實。漢主聰大喜，遣河內王粲、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，以令狐泥爲鄉導。琨聞之，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

山，使其將郝詵、張喬將兵拒粲，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。詵、喬俱敗死，粲、曜乘虛襲晉陽，太原太守高喬、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。

〔考異〕劉琨傳曰：「屬鹿醇降于聰，鴈門烏丸復反，琨親出禦之，粲乘虛襲取晉陽。」按

琨上太子牋曰：「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，臣即自東下，率中山、常山之卒，並合樂平、上黨諸軍，未旋之間，而晉陽傾潰。」十六國春秋亦云：「琨收兵常山。」本傳誤也。八月庚戌（朔），

琨還救晉陽，不及，帥左右數十騎犇常山。辛亥（初二日），粲、曜入晉陽。壬子（初三日），令狐泥殺琨父母^⑤。粲、曜送尚書盧志、侍中許遐、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，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，以前將軍劉豐爲并州刺史，鎮晉陽。九月，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，崔瑋爲太傅，許遐爲太保，高喬、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。

（二十二）己卯（朔），漢衛尉梁芬奔長安。

（二十三）辛巳（初三日），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，〔老異〕懷帝紀云：「賈疋討劉粲於三輔，走之，關中小定，奉秦王爲太子。」

〔按〕賈疋等以永嘉五年攻劉粲于新豐，粲敗，還平陽，奉秦王入雍城；六年三月，劉曜棄長安走，秦王入長安，漢兵皆已退矣。王爲太子時，劉粲方在晉陽，懷紀誤。建行臺於長安，登壇告

類^⑥，建宗廟社稷。大赦。以閭鼎爲太子詹事，總攝百揆^⑦；加賈疋征西大將軍，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；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，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，行豫州刺史，與藩共保開封^⑧。

（二十四）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，張寔、宋配等擊破之，苞奔柔凶塢^⑨。

(二十五) 冬，十月，漢主聰封其子恆爲代王，逞爲吳王，朗爲潁川王，皇爲零陵王，旭爲丹楊王，京爲蜀王，坦爲九江王，晃爲臨川王。以王育爲太保，王彰爲太尉，任顗爲司徒，馬景爲司空，朱紀爲尙書令，范隆爲左僕射，呼延晏爲右僕射。

(二十六)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、將軍衛雄、范班、箕澹帥衆數萬爲前鋒

以攻晉陽，

〔考異〕十六國春秋云：「遣其子利孫、有六須。」載記云：「賓六須。」劉琨集云：「左右賢王」，又云：「賢王撲速根。」今從後魏書。箕澹，十六國春秋、後魏書作姬澹，今從劉琨傳。

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，劉琨收散卒數千，爲之鄉導。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^⑤，曜兵敗墜馬，中七創。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，曜不受，曰：「卿當乘以自免，吾創已重，自分死此。」虎泣曰：「虎蒙大王識拔至此，常思效命，今其時矣。且漢室初基，天下可無虎，不可無大王也！」乃扶曜上馬，驅令渡汾，自還戰死。

曜入晉陽，夜與大將軍祭、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，踰蒙山^⑥而歸。十一月，猗盧追之，戰於藍谷^⑦，漢兵大敗，擒劉豐，斬邢延等三千餘級^⑧，伏尸數百里。猗盧因大獵壽陽山^⑨，陳閱皮肉，山爲之赤。

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，因請進軍。猗盧曰：「吾不早來，致卿父母見害，誠以相愧。今卿已復州境，吾遠來，士馬疲弊，且待後舉，劉聰未可滅也。」遣琨馬牛羊各千餘疋，

車百乘而還，留其將箕潛、段繁等戍晉陽。

琨徙居陽曲^㉔，招集亡散。盧諶爲劉粲參軍，亡歸琨，漢人殺其父志

〔考異〕劉聰載記：「志勸太弟又作亂，被誅。」

。按志勸成都王穎起義兵，諫攻長沙王乂，忠義敦篤，始終不虧，非勸人作亂者也，今從盧諶傳。及弟謐、詵，贈傅虎幽州刺史。

（二十七）十二月，漢主聰立皇后張氏，以其父寔爲左光祿大夫。

（二十八）彭蕩仲之子天護，帥群胡攻賈疋^㉕，天護陽不勝而走，疋追之，夜墜澗中，天護執而殺之。〔考異〕帝紀曰：「疋討賊張連，遇害。」疋傳：「疋傳：天護攻之，疋敗走，墜澗死。」今從十六國春秋。漢以天護爲涼州刺史。

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。

閭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，鼎遂殺綜。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、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^㉖，鼎出犇雍，爲氏寶首所殺。

（二十九）廣平游綸、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^㉗，受王浚假署^㉘，石勒遣龔安、支雄等七

將攻之，破其外壘。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^{〔考異〕石勒載記及後魏書作就陸眷，今從王浚傳。}疾陸

眷弟匹磾、文鸯、從弟末柸^{〔考異〕後魏書作末破，今從王浚傳。}部衆五萬，攻勒於襄國。疾陸眷屯于渚陽

②，勒遣諸將出戰，皆爲疾陸眷所敗。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，勒衆甚懼。勒召將佐謀之曰：「今城塹未固，糧儲不多，彼衆我寡，外無救援，吾欲悉衆與之決戰，何如？」諸

將皆曰：「不如堅守以疲敵，待其退而擊之。」張賓、孔萇曰：「鮮卑之種，段氏最爲勇悍，而末柸尤甚，其銳卒皆在末柸所。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，其大衆遠來，戰鬪連日，謂我孤弱不敢出戰，意必懈惰。宜且勿出，示之以怯，鑿北城爲突門^②二十餘道，俟其來至，列守未定，出其不意，直衝末柸帳，彼必震駭不暇爲計，破之必矣。末柸敗，則其餘不攻而潰矣。」勒從之，密爲突門。旣而疾陸眷攻北城，勒登城望之，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，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^③，城上鼓譟以助其勢。萇攻末柸帳，不能克而退，末柸逐之，入其壘門，爲勒衆所獲。疾陸眷等軍皆退走，萇乘勝追擊，枕尸三十餘里，獲鎧馬五千匹。

疾陸眷收其餘衆，還屯渚陽。勒質末柸，遣使求和於疾陸眷，疾陸眷許之。文鴛諫曰：「今以末柸一人之故，而縱垂亡之虜，得無爲王彭祖所怨，招後患乎？」疾陸眷不從，復以鎧馬金銀賂勒，且以末柸三弟爲質，而請末柸。諸將皆勸勒殺末柸，勒曰：「遼西，鮮卑健國也，與我素無仇讎，爲王浚所使耳！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，非計也。歸之必深德我，不復爲浚用矣！」乃厚以金帛報之，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，結爲兄弟。疾陸眷引歸，王昌不能獨留，亦引兵還薊。

勒召末桎與之燕飲，誓爲父子，遣還遼西。末桎在塗，日南嚮而拜者三，由是段氏專心附勒，王浚之勢遂衰。

游綸、張豺請降於勒，勒改信都，殺冀州刺史王象。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，保信都。

（三十）是歲大疫。

（三十一）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，劉琨謂澄曰：「卿形雖散朗，而內實動俠，以此處世，難得其死。」及在荊州，悅成都內史王機，謂爲己亞，使之內綜心膂，外爲爪牙。澄屢爲杜弢所敗，望實俱損，猶傲然自得，無憂懼之意，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，由是上下離心。南平太守應詹屢諫，不聽。澄自出軍擊杜弢，軍于作塘。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迎應詹爲刺史，詹以冲無賴，棄之，還南平。冲乃自稱刺史。澄懼，使其將杜蕤守江陵，徙治孱陵，尋又犇沔中。別駕郭舒諫曰：「使君臨州，雖無異政，然一州人心所繫。今西收華容之兵，足以擒此小醜，奈何自棄，遽爲奔亡乎？」澄不從，欲將舒東下。舒曰：「舒爲萬里紀綱，不能匡正，令使君犇亡，誠不忍渡江。」乃留屯沌口。琅邪王睿聞之，召澄爲軍諮祭酒，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。澄乃赴召。顗始至州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，弢別將王眞襲沔陽，顗狼狽失據。征討都督王敦遣

武昌太守陶侃、尋陽太守周訪、歷陽內史⑤甘草共擊弼，敦進屯豫章，爲諸軍繼援。

〔考異〕王澄傳曰：「時王敦爲江州，鎮豫章。」按敦時爲揚州刺史，都督征討諸軍，非爲江州也。

王澄過詣敦，自以名聲素出敦右⑥，猶以舊意侮敦。敦怒，誣其與杜弼通信，遣壯士搃殺之。

王機聞澄死，懼禍，以其父毅、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，就敦求廣州，敦不許。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訥，迎機爲刺史，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。〔考異〕王澄死，周顗敗，傳皆無年月。按衛玠傳，玠依敦於豫章，以永嘉六年卒，故附於此。訥遣兵拒之，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，不戰迎降⑦，訥乃避位

，以州授之。

（三十二）王如軍中飢乏，官軍討之，其黨多降。如計窮，遂降於王敦。〔考異〕如降亦無年月，明年有如餘黨入漢中，故附此。

（三十三）鎮東軍司顧榮、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。玠，璿之孫也，美風神，善清談，常以爲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，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；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。

（三十四）江陽太守張啓殺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⑧。啓，翼之孫也，尋病卒。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，南保涪陵。

(三十五) 南安赤亭 ④ 羌姚弋仲東徙榆眉，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，自稱護羌校尉，雍州刺史，扶風公。

【註】

① 卜瑒：瑒音羽。 ② 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，與陛下殊源：胡三省曰：「劉康公，周之卿士，食采於劉，其

後因以爲氏。劉聰匈奴之後，以漢之甥冒姓劉氏，故云殊源。」 ③ 葛陂：見卷八十七永嘉五年第六十二註

。 ④ 鎮東長史紀瞻：元帝爲鎮東大將軍，以瞻爲長史。 ⑤ 愀然：變色貌。 ⑥ 中堅將軍：胡三省曰：「中堅將軍，蓋石勒所置。」

⑦ 擢將軍之髮，不足以數將軍之罪：言石勒之於晉，罪衍深重，雖擢髮以數，猶不足以言其多。 ⑧ 是勇將之計也：言其勇於赴敵，志雖可嘉，然非勝敵之道也。

省曰：「中堅將軍，蓋石勒所置。」 ⑨ 三臺：見卷八十六永嘉三年註第九十二。 ⑩ 西接平陽：時漢都平陽。謂鄴近漢都，可引以爲聲援。 ⑪ 彼聞

吾去，喜於自全，何暇追襲吾後，爲吾不利邪：胡三省曰：「自古國於東南，率多爲自保之計，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。」 ⑫ 王武子：王濟字武子。

⑬ 拓弓銀研：桑柘材勁，宜於作弓。研與硯同。 ⑭ 輔漢將軍張寔：此張實蓋聰母張氏之族，非河西張軌之子。 ⑮ 太后張氏：張氏，淵之側室，生聰，聰立，尊

爲太后。 ⑯ 絡繹：連續不絕貌。 ⑰ 襄陵王攄：襄陵縣，漢屬河東郡，晉屬平陽郡，故城在今山西省襄陵縣東。胡三省曰：「觀後所謂亟斬王公，則攄亦劉氏也。」

⑱ 劉琨咫尺：琨鎮晉陽，聰都平陽，言晉陽、平陽之間，相去甚近。 ⑲ 億兆：謂民衆。曰億兆者，喻其多也。

⑳ 王夫人：王彰女。㉑ 過差：猶言過度，逾越常制之謂。

㉒ 往也唐虞，今則陛下：謂聰功德，與堯舜等比。

㉓ 王公：謂襄陵王攄、望都

公斬陵。

④大將：謂中軍大將軍王彰。

⑤蕩然：蕩，滌除之意，言滌除嫌怨，不存芥芥。

⑥

王彌既死：彌死見上卷永嘉五年。

⑦臨深：臨姓，深名。

⑧三渚：胡三省曰：「據祇傳，祇屯盟津

小城。盟津河平侯祠有二渚，又有洶渚，故亦曰三渚。」顧祖禹曰：「陶渚在孟津縣北大河中渚也，河流經此，

有三渚之名。」又曰：「小平津城在孟津縣西北。舊志云，漢平陰縣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，津上有城。晉傳祇保

盟津小城，或曰卽小平津。」

⑨祇子孫：晉書傳祇傳，祇二子宣、暢，宣無子，暢二子冲、詠，以冲爲宜

嗣。暢著晉諸公敘讚及晉公卿禮秩故事二書，並傳於世。又劉聰載記，遷祇孫純、粹於平陽，按祇傳，祇孫無名

純、粹者，不知所據。

⑩大昌：宋白曰：「隰州隰川縣，漢蒲子縣。劉淵僧亂，置大昌郡。」蒲子，劉淵

僧號，初都於此，故城今山西省隰縣東北。

⑪商權：胡三省曰：「商，度也；權者，舉其略也。」

⑫幾諫：胡三省曰：「幾諫者，見微而諫也。」侯希聖曰：「事君有顯諫者，有幾諫者，然而溫柔忠厚者其說多

行，訐直強勁者其說多忤，夫是以貴幾諫也。」

⑬西平城：胡三省曰：「西平城，當築於平陽西。」

⑭曲梁：漢屬廣平郡，後漢省廣平郡，屬魏郡，魏分鉅鹿、魏郡復置廣平郡，曲梁復屬焉。故城在今河北省承年

縣。⑮東燕：故城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東，詳見卷八十六光熙元年註第三十九。

⑯枋頭：水經注曰：

「漢建安九年，魏武王在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，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，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。」寰宇記曰

：「枋頭城在衛縣南，去河八里，南對酸棗棘津。」按枋頭卽古淇水口，今日淇門渡，枋頭故城在今河南省濬縣

東南。

⑰水船盡在漚中未上：胡三省曰：「未上者，未上岸。船不用則推之登陸，使遠水而燥，他日輕便

於駕用。」

⑱棘津：水經注曰：「河水又東北逕廣州縣故城西，又東逕棘津亭南。棘津亦謂之濟津，故南

津也。春秋僖公二十一年，晉將伐曹，曹在縣東，假道於衛，衛人不許，還自南河濟，卽此也。河水由是亦有濟津之名。」津在今河南省延津縣故胙城之北，一名南津，亦名石濟津，今湮。

⑤王彭祖：王浚字彭祖。

⑥劉越石：劉琨字越石。

⑦幽并：謂王浚、劉琨。浚據幽州，琨鎮并州。

⑧邯鄲：秦爲郡，漢爲縣

，屬趙國，晉屬廣平郡，今河北省邯鄲縣卽其舊治。

⑨襄國：襄國縣，秦之信都縣，屬鉅鹿郡，項羽改曰

襄國，漢屬趙國，晉屬廣平郡，而信都別爲縣，前漢屬信都國，後漢屬安平國。襄國縣故城在今河北省邢台縣西南。

⑩途進據襄國：元和郡縣志曰：「龍岡縣，古邢國，秦信都，項羽更名曰襄國，漢因不改。石勒僭號，據之。勒未立前，襄國有識曰：『古在左，月在右，讓亡言，或入口。』識者以爲胡有襄國也。」

⑪聰

以勒爲都督冀、幽、并、營四州諸軍事：胡三省曰：「營州不在晉太康地志十九州之數。晉地理志，咸寧二年分昌黎、遼東、玄菟、帶方、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，至慕容熙據和龍，始於宿軍置營州，以刺史鎮之，拓拔魏置營州於和龍，勒時未有營州也。」

⑫令狐泥殺琨父母：文選答盧諶詩注引王隱晉書曰：「劉聰圍晉陽，令狐

泥以千餘人爲鄉導。琨求救猗盧，未至，太原守高嶠反應聰，逐琨，琨父母年老，不堪鞍馬步擔，不免，爲泥所害。」所載與劉琨傳及通鑑異，王書謂琨爲嶠所逐，琨傳謂琨出禦烏丸，而通鑑據琨上太子牋謂收兵在外，未知孰是也。

⑬登壇告類：胡三省曰：「告類，或攝或卽位祭天之禮。舜之攝也，肆類於上帝。」孔安國曰：

「類，謂攝位事類，遂以攝告天及五帝。湯黜夏命，昭告于上天神后，皆其事也。」

⑭以闔鼎爲太子詹事

，總攝百揆：胡三省曰：「太子詹事，統攝官僚。時太子建行臺，故以詹事總百揆，特位號未正，其實丞相之職也。」

⑮開封：開封縣，漢屬河南郡，晉屬滎陽郡，故城在今河南省開封縣南。

⑯柔凶場：顧祖禹

曰：「柔凶場在秦州西南。」秦州，今甘肅省天水縣。

⑤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：水經洞過水注曰：

「劉琨之爲并州也，劉淵引兵邀擊之，合戰於洞過，卽是水也。」洞過水正在汾東，六脩與劉曜合戰處。趙一清校釋云淵誤，當作曜，蓋卽此役。

⑥蒙山：隋書地理志晉陽有蒙山，其山綿互深遠。元和郡縣志曰：「蒙山在晉陽縣西北十里，十六國春秋曰：『前趙劉聰征劉琨，不克，掠晉陽之人踰蒙山而歸。』卽謂此也。」胡三省曰：「五代志太原郡石艾縣有蒙山。魏收曰：『石艾縣，卽漢、晉之上艾縣也。』晉志上艾縣屬樂平郡。又據五代志，晉陽縣有蒙山，此蓋蒙山跨晉陽、石艾二縣界也。」顧祖禹曰：「蒙山在太原縣西北五里。」

⑦藍谷：胡三省曰：「藍谷在蒙山西南。」

⑧斬邢延等三千餘級：邢延叛琨見

上卷永嘉五年。

⑨壽陽山：胡三省曰：「壽陽山在樂平壽陽縣。」晉書地理志，壽陽縣，屬樂平郡。魏書

地形志作受陽。水經注曰：「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，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。」元和郡縣志曰：「壽陽縣，本漢榆次縣地，西晉於此置受陽縣，屬樂平郡，永嘉後省。後魏太武帝徙受陽之戶於太陵城南，置受陽縣，屬太原郡，受陽縣卽今文水縣是也。隋開皇十年，改受陽爲文水縣，又於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，屬并州，卽今縣是也。大業三年，罷州爲太原郡，縣仍屬焉！武德三年，置受州，縣改屬焉！貞觀八年，廢受州，縣屬并州，十一年，更名壽陽。」是唐貞觀十一年始有壽陽之名，前此皆曰受陽，晉志作壽陽蓋受陽之譌。今山西省壽陽卽其舊治。

⑩陽曲：陽曲縣，屬太原郡。故城在今山西省太原縣北。

⑪彭蕩仲之子天護，帥羣

胡攻賈疋：疋殺彭蕩仲事見上卷永嘉五年。

⑫魏允與撫夷護軍索綝、馮翊太守梁肅合力攻鼎：晉書閭鼎傳

云：「始平太守魏允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鼎功，且欲專權，馮翊太守梁綽、北地太守梁肅，並綜母弟，綝之嫻也